

# 憂鬱是詩歌的真諦， 悲觀可以轉化為動力

——北島訪談

訪問及整理：李燁

□ 訪問者

■ 北 島

## 飄泊廿一年

□ 也許有許多採訪你的人，話題都集中在中國大陸。其實，你與大陸距離很遠了。你現在再去看大陸，會不會有一種陌生疏遠的感覺？

■ 這得從兩方面談。一方面，我已成了世界公民——一個與所謂國際化逆流而動的世界公民。我的命運和很多地區與人民的命運連在一起。比如我關注在中東發生的各種事件。因為我去過那裡，目擊了血腥的衝突，和當地的詩人、作家和政治家都接觸過。這一經歷改變了我的存在。另一方面，我是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我的故鄉是中國，我的讀者也首先是中國人。有時我會特意選取容易被中國讀者忽略的題材，比如我寫的紀實散文《智利筆記》，圍繞的就是1973年在智利發生的軍事政變，那是在美國參與下，智利軍人推翻了阿連德這民選總統，知識份子與老百姓因此大規模流亡。這對智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但願能為中國人提供一個重要的歷史參照。

□ 在這二十一年的漂泊經歷，對你創作有甚麼樣的影響？

■ 個人寫作軌跡往往是自己無法追尋無法把握的，這其中有神秘而不可知的因素。漂泊，首先擴大了我的眼界：去過那麼多國家，認識了各種各樣的朋友，這種遊歷和友情就是財富。問題是如何把財富轉換成文字，這是種考驗。

□ 你在散文裡寫到的朋友都很奇特。他們的經歷與想法對你有影響嗎？

■ 因我的特殊經歷而遇到的，多是和我命運相仿的異鄉人或文化邊緣人。這有種互相尋找、互相辨認的過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樣的人湊到一起，一定有某種緣份。在外人看來似乎很有戲劇性的。

□ 你的散文很多篇幅是描述其他國家的詩人作家的經歷，我覺得中國的讀者看了其他國家的經歷，再回過來看自己國家的事情，他們的視野也許就會不一樣。

■ 所謂「旁觀者清」，看自己國家的政治與文化需要拉開距離。所謂國際化外加體制化，會讓人造成某種錯覺，以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井底之蛙。

□ 你在香港兩年多了，今早講座上你講到你在中文大學的創作課。相比起來，一些大陸學生很有熱情，卻幾乎沒有機會讓你這樣知名的作家成為他們的老師，你的香港學生有這麼好的機會，卻表現得不是很感興趣。我覺得香港的大學普遍存在一個矛盾，在其它學科領域也是一樣——大學提供很優質的資源，老師的水準很高，但是學生並沒有充分利用。你怎麼看這個矛盾？

■ 這真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可能的話，我甚至願義務到民工子弟的學校去教書，我相信他們渴求知識，對世界充滿好奇心……比如廣州中山大學新建的博雅學院就很想請我去教書，我看過那裡的學生寫的讀書報告，水準很高。因材施教，老師才會有成就感，但沒辦法，我回不去（笑）。遺憾的是這個世界資源配置不均，香港儘管佔據了資源優勢，但很多學生並不珍惜。原來我教詩歌創作課，發現教寫詩是不可能的，後來改成散文創作課，也不靈，創作這一行要「心有靈犀一點通」。我打算再回去教我原來的課，詩歌翻譯欣賞課。

□ 你的《時間的玫瑰》把詩歌和散文結合在一起的寫作形式，序言裡提到，有人把它稱為詩歌傳記。你以後還會寫那個類型的書嗎？

■ 那本書和我在美國大學教創作課的經驗有關，並針對大陸詩歌批評缺席，以及詩歌翻譯品質低下等現象，正巧《收穫》雜誌找我寫專欄，從2004年到2005年，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完成了這本書。以後大概不會再寫那類書了，搞研究甚麼的並不是我的強項。

## 香港詩歌出版空間

□ 早前在講座你提到有人評論香港未來很可能會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你也認同。

■ 一個老報人名叫撒空了，這是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即抗日戰爭時期說的。他那時在香港辦報。

□ 那麼他說的當時，跟現在的背景比起來就不同了。為甚麼現在你還是覺得香港未來不僅是中國文化有希望，而且還能成為中心？

■ 香港的地理和歷史環境很獨特，更重要的是，她是目前中國唯一有真正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地方。香港甚麼書都能出版，報紙甚麼都敢批評，這在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是不可能的。香港是避風港，收留過很多重要的知識份子，包括孫中山，錢穆、張愛玲等，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兼收並蓄的文化傳統。在這個意義上，香港是個很好的國際文化平台。除了每兩年舉辦一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這樣的大型詩歌節，在利希慎基金會贊助下，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正在籌備「國際詩人訪港計畫」，每年請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在香港住兩周左右，舉行朗誦會、工作坊、專題討論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同時由牛津出版社出版一本雙語對照詩選。這至少是連續三年的計畫，但願能形成持續效應，讓詩歌進入人們的生活，逐漸改變香港惡劣的文化生態。

□ 你在香港有參加過詩歌朗誦會嗎？參加這些朗誦會的觀眾大部分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

■ 我組織並參加過不少朗誦會，大部分是年輕人。這是香港社會發生的變化，比如今天的活動都坐滿了。再有，香港城市大學的活動，很多外面的人也來參加，包括中學生，這是個很重要的文化訊號。

□ 現在的年輕人讀詩，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年輕人詩歌愛好者相比，有甚麼差別？

■ 那時人們對詩歌非常熱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幾乎所有大學生都寫作，那是在一個特殊的語言禁錮的年代。和今天一個同學的描述剛好相反，那時候你說你不寫詩不愛詩，別人覺得你「腦殘」。當那種狂熱退潮後，詩歌逐漸被邊緣化，這是嚴肅文學在商業化社會中必然的結果，不必氣餒，只要有年輕人對詩歌感興趣，就值得鼓勵。

□ 你主編的《七十年代》有設想過針對甚麼特定的讀者群嗎？比如說針對甚麼年齡層的讀者。

■ 主要的想像讀者之一就是你們這代年輕人。編這套書時我會常常想到我女兒（跟你們差不多大），她是我潛在的對話者。

《七十年代》強調的是歷史寫作中個人敘述的重要性。我們所說的歷史往往是指官史或正史，這樣的歷史存在很大的問題，我們想用個人史、民間史豐富或改寫官史或正史，用大量細節構成歷史敘述中的肌理。

□ 你會經常和女兒談這些問題嗎？

■ 是啊，她很喜歡《七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好處，每個人的敘述都不一樣，他們的觀點、處境和經歷都不一樣，更加豐富了敘述的複雜性。現在我們正在編第二卷。在編第一卷時，我們發現有一定局限性，有些批評是對的，說作者主要以北京上海的精英為主。現在我們試圖擴大到更廣大的地區和階層，包括少數民族。不過有困難，首先得會寫，文字能吸引人，對於不常動筆的人來說難度很高。我希望明年出版第二卷。

## 「短、平、快」以外

□ 你說到的局限性和上海作家毛尖評論《七十年代》時所提出的批評有甚麼關係嗎？

■ 毛尖有些提問是有道理的，她很敏感。但我認為毛尖代表了一個很不好的寫作方向，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新媒體寫作」。在她這篇文章裡，採用的就是流行的「短、平、快」方式，連續發問，任意轉換，根本無意進行任何深入的討論。我懷疑她是否認真讀過《七十年代》。可以進一步說，文體就是內容，由毛尖

等人代表的「新媒體寫作」，基本上是在消解歷史消解意義消解任何嚴肅話題，這種傾向很危險，因為他們在青年讀者中有很大的市場。

□ 這種寫作方式的流行，跟你提到的「一個人非常大的受到他初期經歷的影響」有關係嗎？因為這些人並不是像你們有複雜的、痛苦的早期經歷，他們的人生初期經歷應該是相對幸福的。

■ 我不知道毛尖的具體經歷。這一代反抗上一代，本來很自然，但在反抗的同時也應該好好瞭解上一代吧，而不是用簡單、輕鬆、戲謔的方式一筆勾銷，這對歷史至少是不負責的。而我們《七十年代》恰恰是採用和毛尖完全相反的方式，強調文體的厚重，強調個人細節的重要，強調不同視角和觀點的共存。在我看來，文學從骨子裡就是精英式的，就是要和垃圾文學、以娛樂性為主的流行文學相對抗。

□ 你有關注一些青年的詩人和作家嗎？

■ 《今天》雜誌一直在辦，我們在尋找年輕一代的作者，他們肯定存在，只不過藏在甚麼地方，要把他們從茫茫人世中找出來。而我們對所謂大多數成名作家（主要是小說家）非常失望，他們甚至早就失去了對文學的熱愛。我們最近發現了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作家，在文壇默默無聞，但他的寫作很獨特、很有潛力，像這樣的作家多了就能形成氣候。這也是一個互相發現的過程。我相信文化中的能量守恆定律，好東西還是在民間。但願通過共同的努力，讓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命脈不斷。在當今這個世界，太多的誘惑，太多的困擾，比如，我很擔憂現在網路寫作中娛樂化的傾向。

□ 網路寫作也有好的一面吧？

■ 這個很難說，對於寫作本身，網路還是帶來較多的負面效應。《今天》最近做了個新媒體專輯，就是討論網路對人類的思維、文化和出版等各方面的影響，影響之大，我們身在其中，很難預測未來的結果。無論如何，網路是很好的傳播工具，但願能在克服網路寫作弊端的同時，充分利用網路跨地域跨國界的傳播優勢。

□ 詩歌總是帶有傷感、憂鬱、迷茫這樣比較沉重的情緒。作為寫詩的人，寫詩是可以消解這些沉重，還是相反的把它加深了，或者讓人對這種情緒更加敏感？

■ 憂鬱是詩歌重要的源泉之一，至於它傳達了甚麼，是因人而異的，有人領悟到了這樣的憂鬱並不是甚麼壞事，在某種意義上，他或她領悟了生活的真諦。

□ 你寫詩也有三十多年了吧？直到現在，你寫詩的動力和最初開始的時候有分別嗎？

■ 四十年了，我從20歲開始寫作，我認為這動力基本沒有變化，還是一種對神秘的、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的表達。我這十年散文寫得很多，我最近想把散文停掉，回到詩歌中，還是詩歌這種形式更能滿足我的表達衝動，但願在我餘生能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後記：採訪北島先生之前我長久處於激動又忐忑的心情之中。心情激盪，是讀他的作品時他字裡行間的深重思慮，冷峻下的熱烈激昂和含蓄的敏感情懷而無比震動和動容。北島先生的作品真摯深切，字字直出胸臆，發自肺腑，令讀它的人也感懷萬千、心有戚戚。北島先生本人也和他的作品一樣，言行溫文措辭卻又尖銳直接，不會刻意委婉妥協，每當到他發言的時候，氣氛總會沉靜下來。他好像一條河流，凝重又暗流洶湧，封凍又飽含熱情。與北島老師的短暫接觸對我來說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經歷，聽他說出我懵懂感知到卻無法形容不出的感受，聆聽他遠在我考慮之外的見解，在他的陳述中厘清自己一直以來的困頓和迷惑，種種感覺難以言喻，如同心中陳年的繭忽然生還，蘇醒的成群的蝴蝶破繭而出在心中四處撲騰飛撞。我想北島老師對我確實產生了一些影響，這種對年輕人的影響也許是他一直致力達成且會為之欣慰的事情之一。